

明朝典彙



			九	漢
		一	〇	書
六	一	〇	五	門
四	三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元	九			漢
函	〇			書
三	四			
架	冊	號	類	

政書 六ノ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5	
冊數	64 (47)		
函號	294	39	

四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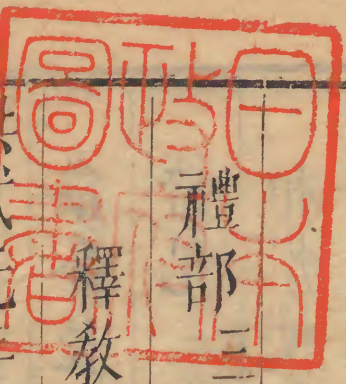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坊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金華縣知縣臣高倬 訂正

錫唐明照 重訂



禮部 三十二

釋教

洪武元年置善世院以僧慧曇掌釋教事

初 上下建業仗劍見金碧峰碧峰不為起 上曰若

知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碧峰曰若亦知有不怕死和

尚乎因問取吳楚策

越國公胡大海守蘭谿獲月庭和尚檢囊中有天文地理書大海雷帳下 上征婺州大海與月庭見 上并上其書 上喜問月庭師何人曰師龍游朱德明德明精天文及得婺州立觀星臺 上與月庭夜登臺觀乾象令長髮爲娶妻月庭與鐵冠道人議論時不合又出語犯 上安置和州叅軍郭景祥奏和尚怨謗遣人至和州杖之死又有復見心者能詩文 上時召見賜食見心本名天淵髯長尺許仕元爲學士元亾削髮爲僧髯如故 上怪而問之曰削髮除煩惱雷髯表丈夫初復見心見徵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菓

且雷殘命啣酸梨復不聽後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 上聞逮訢至將殺之曰此故偈臣舉非有他也上問何出訢曰出在大藏某錄在某函某卷某葉命檢視果然乃釋之

上嘗使人察聽在京將官家有女僧誘引華明高胡大海妻敬奉兩僧行金天教法 上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於河 上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僧惟務酒肉女色不思焚修盡趣集京城工役死者甚多 皇后諫曰度僧爲佛教僧犯戒自有果報今使工役死亾有所不忍上從后言盡釋之

五年度僧道五萬七千二百人禮部言往代度牒鬻錢資
國用名免丁錢 上曰罷著為令

六年十二月 上以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眾日盛
安坐而食蠹財耗民莫甚於此乃令府州縣止存大寺
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
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為尼
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為令

七年八月擢釋氏郭傳為翰林應奉 詳翰林

十五年十一月定天下僧道服色袈裟法服
十七年詔選高僧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寺

僧道衍長洲人姚廣孝也初祝髮為相城妙智庵僧改
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上席應真者讀書
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
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樵擄年來戰血乾州
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
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
岡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之曰此豈
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住
持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 燕王召見問曰爾能
卜乎廣孝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即開襟出太平錢五枚



王自祝連擲之睨 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 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竦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公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時與道衍語多奇秘甚重之道衍時或誤爾汝 王前 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云 二十年八月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為僧二十以下請度牒者俱令於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為僧

二十四年八月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以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慾潔身以為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分汗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以容眾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於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四 釋教 四
聽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建設齋醮亦不
許拜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
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
爲善友道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二十五年十二月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姓
名爲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僞於是命僧錄司造冊
知冊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
籍貫及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下既
成頒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
者卽送有司械至京治罪容隱罪亦如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
觀設祜基僧道一人以主差稅

每大寺觀僧道編成班次每一班一年高者率之餘僧
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
求人財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
人勿許仍毋得私創菴堂若遊方問道自備道里費毋
索取於民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
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兒童爲僧違者併兒童父母皆
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
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

爲民有稱白蓮多寶火居者皆治重罪

建文三年七月勅禮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爲宗超世離俗爲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貨富豪甚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利害相乘迷不知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况因此不能自守每罹刑憲非惟身遭慘辱而教亦隳焉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垂靈蝕教門致使訕毀肆行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始今天下寺庵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代撥賜爲詞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許爲尼及女冠嗚呼多藏厚亾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利欲減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永底太平

四年十一月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歷代以來若漢晉唐宋金元及本朝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觀有名額者不必歸併其新創者悉如舊

永樂五年擢僧道衍爲太子少師始復姓賜名廣孝 上稱爲姚少師而不名初 上欲疏茅土道衍固辭止拜善世一日朝罷 上與語道衍應對不如常 上曰公今日留中當有事乎對曰無之 上曰朕見卿詞氣知之矣勿諱又對如初三四問答始言今蚤駕未出時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進而應之凡越一班語間屢進屢退殊爲不安以此少介意耳 上曰欲爵公固以此耳卽命爲少師道衍乃受然終不畜髮欲爲建第力辭竟居慶壽寺中又賜二宮人亦不近惟章服曾服之

六月命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歎息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旣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

永春侯王寧侍 上於右順門從容語及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者 上諭之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

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爲孝何必事佛乃能爲孝乎

遣使往天竺迎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之曰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云俺把你哄也人不知悟耳

四年先是上在藩邸聞烏斯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人也及卽位遣中官侯顯賚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京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爲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上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又曰朕欽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恣如此何況後來此不可宥且此輩皆民螟蟥不可蕃育

二月命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啟建法壇薦祀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

檜柏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
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又聞梵唄空樂自天
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
後 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三月封尚師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急
善普應祐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
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
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為大
國師并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於華蓋殿

守衛者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 上召諭之曰爾身備宿
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有心忠孝不越分
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今後
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九月嘉定僧會言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
民之願為僧者給度 上諭禮部曰國家之民服田力
穡養父母出租稅以供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
民為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六年五月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為僧者并其父兄
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
牧馬寺主僧擅容畱者亦發北京為民種田

八年九月命番僧綿思吉等爲淨慈妙濟等國師各給護
勅俾自在修行

遣內官關僧齋書及銀幣往烏思藏徵尚師毘澤思巴

十月命番僧班丹藏卜等爲淨覺弘濟等國師把棄等爲
禪師各給誥印

十年三月賜烏斯藏僧舟竹領等禪衣及鉢

命國師班丹藏卜爲大國禪師把湛查包刺麻俱爲國師
五月大國師什迦也辭歸賜佛像佛經法器衣服金銀器
命禮部揭榜申明洪武僧道嚴禁諭曰佛道二教本以清
淨利益羣生今天下僧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

輒較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遊蕩荒淫略無顧
忌洪武中俱有嚴禁卽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八月重建天禧寺

十二月烏斯藏尚師毘澤思巴來朝先遣人進舍利佛像
十五年上以洪武間天下寺觀皆已歸併近有不務祖
風者仍於僻處私建菴觀僧尼混處屢犯憲章命禮部
榜示天下俾守清規違者必誅

十六年太子少師姚廣孝卒孝少與高啟楊孟載爲友宋
濂蘇伯衡輩亦稱其詩文事上藩邸甚禮遇之每出
師命侍世子居守與贊謀策授太子少師至是南京

來朝得疾卒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詆訕先儒爲君子所鄙若其論文曰惟韓退之歐陽永叔曾子固真儒者之文識者亦有取焉

十月 上以天下僧道不通經典而私簪剃者多命禮部定通制榜示天下今後願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保勘無碍然後得投寺觀從師授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赴僧錄司道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爲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

皆不許出家有亡命逃罪出家者并寺觀住持罪之
十七年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天禧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見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頌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鸞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 上甚喜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佛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兩京城內外云

十九年六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夏原吉
 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
 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
 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
 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
 之拜獼猴遠矣

二十二年三月天禧寺將成賜名大報恩寺

九月 仁宗命西天刺麻板的達及僧錄司右善世智
 俱為大國師各賜金印

洪熙元年復溥洽為左善世溥洽字南洲山陰人洪武

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金川門開為建文君削

髮 太宗即位微聞其事囚洽十餘年榮國公張玉疾

革 太宗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 太宗從之釋

出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玉床下曰

吾餘生少師賜也至是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按張玉以
建文二年

戰歿此云 太宗即位後十餘年
以疾終殊謬恐溥洽事亦無據

宣德元年二月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

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宜令僧道

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禮科及僧道官考

試能通大經則給與度牒

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二年十二月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州縣各有額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額內之數亦待五年考滿給與從之

四年四月慶壽寺僧志了奏城西故有萬安寺久廢請化緣於民重作之上諭禮部尚書胡濙曰化緣者巧取誑奪以蠹吾民不可聽

五月工部尚書胡中言昨山西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

場爲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爲之上曰朕欲

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六月順天真元觀女冠成志賢等九人請給度牒禮部言

太宗時命尼皆還俗今成志賢等亦宜遣還父母家

上命遵先朝令仍嚴女婦出家之禁

六年五月能仁寺僧孤納忒葛辣以遊方謁諸王詐言奉

旨採察幾事遼王奏之法司論斬上曰出家爲僧本

欲絕去塵累乃造僞惑衆取財旣犯國法亦是其教之

罪人大抵此輩愚夫多信嚮之不可不治俟秋後斬之

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

民地衣食之資乃以賜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亟還民
上謂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爲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
不務祖風往往創造寺院爲名羣昇佛像徧歷州郡化
緣所得財物皆以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
必罪之

上聞各監局小內使多爲僧人所惑有長素食者亦有潛
逃削髮爲僧者召監局之長諭之曰人立身自有常道
爲臣必忠爲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誦
經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於善所論天堂地獄亦只
在心心存善念卽是天堂心起惡念卽是地獄所以經
云卽心是佛今後汝等戒之但存善心卽是修行敢有
潛逃爲僧者皆殺不宥

八年 年富言近年軍民之家遁逃規免稅徭冒爲僧
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妾於僧房
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爲甚乞勅禮部令各處
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還俗

廣東僉事曾鼎奏僧道二家各奉其教旣已出家自當離
俗今廣東江浙等處寺觀田地頃畝動以千計謂之寄
莊止納秋糧別無科差而收養軍民子弟以爲行童及
匿逃軍逃民代爲耕種男女混雜無異俗居又有荒廢

寺觀立田報爲寄莊收租入已所在貧民無田可耕且多差徭而僧道豐富安坐而食乞勅禮部會議取勘僧道寄莊之田及廢寺觀田有人耕種者開報佃人戶籍頃畝多則均分各處無田之民以供徭稅其私置莊所隱逃軍逃民男女雜居者所在法司嚴捕治之

十二月荆門州判官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之養妄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僧司文憑以遊方化緣爲名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民所至官司以其爲僧不之盤詰乞勅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革奸弊從之

九年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 上斥之旣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王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教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

正統元年十一月令僧錄司照洪武例造周知冊
二年七月僧錄司番漢僧官左講經帖納室哩等十七人援文臣例請給勅命吏部爲之言 上曰褒獎賢勞之典豈浮屠所得干不聽

十年 上召禮部尚書胡濙等諭之曰洪武以來寺院庵

觀已有定額近年往往私自創建勞擾軍民其嚴加禁約除以前蓋造者遇有壞損許令修理今後不許創建敢有故違者所在風憲官執問治以重罪若縱容不問一體究治不宥

十一年瓦剌太師也先奏所遣朝貢灌頂國師刺麻禪全精通釋教乞大賜封號并銀印金欄袈裟及索佛教中受戒合用五方佛畫像鈴杵鐃鼓纓絡海螺呪施法食諸器物事下禮部議無舊例請裁之上從部議有僧四人私建寺於彰義門外爲御史林廷舉所奏上特命發邊衛充軍

十二年給事中張固奏釋教以慈悲清淨爲本爲其徒者豈期無賴貪饕載佛像於街市鄉村鳴鐃擊鼓惑世誣民乞勅巡視御史及五城兵馬緝拿究罪從之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輸稅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上曰僧旣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御史彭勗疏言僧道三害請凡僧尼未度者皆令還俗叢林不許創立官民之家不許修齋設醮事下禮部都察院尚書胡濙等查洪武間禁約條例入奏上命都察院遵例禁約違者依律罪之寺觀有賜額者聽其居住

今後再不許私自創建

十四年諭禮部曰舊制僧道之數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請悉由里老并所司勘實方得申送近聞多不通本教及來歷不明之人妄報籍貫一槩冒請爾禮部卽行文諸司待三年後凡有應給牒者先令僧道衙門勘試申送該管有司審係額內并貫籍明白仍試其精通本教經典如行童令背法華等經并諸品經呪道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經并諸品科範番僧審通壇場十箇方許申送禮部覆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敢有仍前濫保事發其經由諸司官吏里老俱重罪不容

景泰元年兵部尚書于謙奏言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未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衣食之費雖不仰給官府亦必出自民間其度僧之舉亦乞少緩

三年戶部尚書金濂言節用糧儲十事內言僧道潛住京師動以萬計雖不費官糧而米價踴貴實由其冗食所致宜除在京寺觀及奉旨存畱外餘令回原寺觀住居仍令五城兵馬司挨捕違者俱如永樂間例發遣克軍四年給事中林聰等因災異陳言汰僧道以去遊食京城內外僧行道童皆以詐給度牒爲名或居寺觀或寓人

家動以萬計或有已給度牒而不回假托游方而來此
皆不耕而食不蠶而衣雖朝廷未嘗給以糧餉散以衣
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糧也蠶食京師莫此爲
甚況此輩既無家室又無差役服夷狄之服心禽獸之
心是以昔者倡妖言之趙才與固僧也近者造妖書之
淨慶亦僧也復有佯狂而直入禁庭有謀財而殺傷人
命其他奸盜詐僞不可勝計且景泰二年已度僧三萬
有奇若今歲復度恐天下之民將半爲僧道矣乞令錦
衣衛五城兵馬司查究各寺觀及人家但有遊方掛塔
寄住僧道悉皆驅遣出京各回鄉里有敢隱藏者治以
重罪庶民有正業之趨國無冗食之費

五年雲南虛仁驛驛丞疏言近年以來釋教甚行滿於京
絡於道路橫於郡縣遍於鄉村龔瞽士民誘煽男女廉
恥道喪風俗掃地此蓋前之掌邦禮者屈於王振之勢
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千萬億日熾月盛今雖云
止度裁抑不過示虛文應故事而已臣以爲宜盡令長
髮勒使歸俗務農庶邪術不興沴氣自息

御史葉巒言竊見天下僧徒冗濫敗俗傷化其間有因戶
內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爲盜事發更名換姓者有係
灶丁灶戶負鹽課而偷身苟免者有係逃軍逃匠懼捕

而私自削髮者乞勅該部議取若僧度牒審驗若年貌相同各籍俱實者仍與執照爲僧若買借他人度牒及無度牒者究問遞發前項衛分克軍

四月新建興隆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疏言 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治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 上覽疏卽日罷行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

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修葺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廩之用勿復興作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天順元年畱守左衛小旗陳福奏 高皇帝勅業之初建創寺觀設立僧道已有定額其後往往私創菴院濫將無藉之徒收充亦有逃軍囚匠改名易姓削髮頂冠人莫之識在京寺觀動至千百僧道不可數計求財索食沿街塞路張掛天神佛像擅言禍福以葢造寺觀爲名務圖肥己飲食酒肉宿歇娼妓無所不爲又有燃指焚

香刺膚割股驚駭人目扇惑人心乞在內令巡城御史
五城兵馬司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有司等官拏問發落
仍勅禮部將各府州縣蓋定寺觀額設僧道名數除已
給度牒者暫令各寺觀附籍其餘查無度牒悉發寧家
當差遇有額內缺數方許簪剃設有仍前私自簪剃及
指稱行者道童名色躲避差徭將本犯并寺觀住持悉
發克軍其餘濫投寺觀盡行拆毀從之

二年正月自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二年度僧數
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集京師 上謂李賢曰僧
徒豈可如此汎濫賢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

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者宜令還俗違者
發邊衛克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散去

七年哈密忠順王母弩溫吞失里奏舉必刺牙失里襲從
父綽顏帖木兒回師職 上不許第授以都綱之職

成化元年二月湖廣巡撫王儉言時事內有挨查僧道一
款謂我朝裁損二教明示禁約今游手之徒冒名僧道
動計萬千乞如律禁革私自簪剃者勒令還俗解發原
籍當差仍嚴官民人等布施之禁及雲游行腳寺觀潛
匿者一體治罪如此則人少遊惰戶口可增矣

二年三月命禮部給度牒醫僧以賑濟饑民

三年 上謂禮部曰京城內外居民輳集處所多有內外
官員人等增修寺觀廟宇禮部其嚴加禁約尚書姚夔
請揭榜禁約繼今不許於原額外增修請額違者許巡
街御史兵馬司擒治仍行順天府曉諭鄉村一體遵行
時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輿
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達官貴人莫敢不辟路每召入
大內誦經呪賜予駢蕃日給大官牲饌酒饌至再錦衣
玉食幾千人中貴見輒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號有至
累數十字者

四年西天佛子劄實巴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地爲寺

田仍乞宛平民爲佃戶 上許之給事中丘弘等劾其
妄請 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九月御史左鈺言比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番僧名號
陛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 陛下又謂忠夫
遠人之心臣以爲 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邇人
心乎乞發廷臣計議不報

六年編修陳音請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
有疑輒問至於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
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採名位尊隆賞與
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凡有請修建寺觀者悉

置於法永為定制 上曰此事已有人言俱已處置

五月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天災迭見歲

荒民饑虜寇侵掠動調官軍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惡之

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已之

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 上命已之

八年七月修隆善寺工畢

總督漕運張鵬請給僧道度牒鬻米濟荒 上曰僧道給

度不宜太濫且鬻米之數所得幾何而所損於國者多

矣其在官吏監生尚不可以為常况此輩乎其勿許

錦衣衛奏京城內外盜賊生發前後捕獲七百餘人其中

強盜多係僧人乞自後僧行道童不給有司文憑私自

來京者緝出俱發邊衛罪其所主之家從之

九年僧官常琇拜故南和伯方英為父修武伯沈煜奏寧

侯陳桓豐潤伯曹振錦衣指揮王珩皆與交好琇至各

家飲酒皆設鼓樂琇每招妓與亂後其徒因與爭寺產

發其通英妾諸罪遂並下錦衣衛鞫實琇杖發遼東克

軍煜桓振珩各坐罪停俸有差仍命都察院出榜曉示

八月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鄧

存德鞫實請於尚書董方治之方廷道堅欲緩其事存

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為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

德訐奏方黨比道堅 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部降調道堅釋放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寧海州同知

十月禮部奏是歲度僧道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名十四年十一月法王國師病且死語人曰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該營造墓塔工部尚書王復奏言此僧素受國賜資蓄積頗多宜籍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錢糧人稱爲得宜

十九年十月太監李榮傳陞僧錄司繼曉爲左善世右善世南京御史孫需等劾妖僧繼曉以左道蠱惑聖心請正典刑逮繫獄廷杖尋釋之

刑部員外林俊上言繼曉本一儉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誤蒙聖眷敢復無所忌憚惑亂聖聽發內庫銀數十萬蓋大鎮國永昌寺國計日朝聖譽日損聖政日壞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方傾覆陰狠則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私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三三
擾害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
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肖爲是陛下逼勝屈從是畏天
下議已以陛下專醜聲耳上怒不可測俊自分必死
料理家事待罪闕下命下錦衣獄杖三十謫外任
十一月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
母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
故僞陳被恩以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時山西陝西饑諭江浙等處願爲
僧道者輸粟賑濟給以度牒

二十一年正月以星變革繼曉爲民

許建言

御史汪奎等言乞罷妖僧繼曉太監梁方建寺又乞追與
度牒五百從之

二十二年先是大永昌寺建於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被
譴寺亦隨廢至是梁方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部侍郎
杜謙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
瑄妻因請以宅獻而託方請襲侯方言於上許之既
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二十三年工部尚書謝一夔奉勅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
給事中韓重等御史陳毅等劾稱法王頴占竹等俱以西
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靡費錢糧

前擁後呵擅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骷髏法碗以穢污
之法冒陞賞之榮名爲祝聖實爲妄誕伏惟 皇上獨
斷乾綱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法司明正典
刑奉旨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得冒濫陞賞蠹耗錢糧
年久歲多本當究治但遇例饒他都依降革職事追奪
屢次誥勅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

九月僧繼曉發原籍爲民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
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弘治元年六月給事中林廷玉言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
雖發爲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姬妾以自娛元

惡漏網非所以昭法典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

衣官按械至京伏誅 按繼曉江夏人姓黃氏成化中

以星命之術因梁方以進大見親幸賞賚甚厚賜太監
蔡忠第以居後移居都督馬俊宅請賜額於門曰輔教
寺屢進邪說有人所不得聞者陞國師因以創寺請遂
許購民居百餘家以成之所居前後多寘婦女羣小多
附之求進及回楚以黃帕裹其一臂謂嘗經御手執也
至是法司擬曉罪死妻子流二千里以經赦請發爲民
有旨令科道看詳給事中陳璠御史魏瑋等交奏曉罪
大惡極所擬不當併請正方引進邪人之罪 上命斬

曉於市妻子爲奴財產入官法司令自陳狀罰俸有差
延緩巡撫黃紱奉詔毀菴寺汰尼解軍門給配鯨士令下
人大悅無不願配者去位尼有攜子拜跪路傍遠送者
三年八月詔毀黃村尼寺禮部尚書耿裕侍郎倪岳周經
力贊之也

六年九月司禮太監韋太傳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
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以前者奉欽依將法王領占
竹等降革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
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
事有未便且四川離京寫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

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
必至於 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伏
望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行取 上從之

八年二月祠祭郎中王雲鳳疏禁給度牒不報初尚書倪
岳因災異疏獎政四事曰懲邪慝禁給度牒停減齋醮
議處宗室言甚愷切後度僧不止乃獨疏列千餘言三
上皆不報及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嘉其有回天力

九年初祠部度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侍郎
林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
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仍十年給度之例

國朝典彙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三十一
十一年九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大學士李東陽以不可止之

十二年羣臣陳言邊事有云各處僧道少壯者中間豈無忠勇如願報効許所在有司給以口糧着人伴送赴部給以什物許其隨伍立功事定之日仍給官錢爲娶妻室有功一體陞賞

十六年詔建壽塔於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等言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虛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垂後世也從之

正德六年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無可據以進諫會番僧奏討腴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禮部尚書傅珪佯不知執奏曰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之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

七年十一月詔建鎮國寺於大內西城

八年正月詔建延壽寺堂釋殿於西內殿有金鑄像夷鬼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爲佛骨佛頭佛身之類枯柯摧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七月西僧欲奪甘州民田地遣官督建僧寺禮部尚書劉春執奏不可疏入幾兩月報下竟止之

十三年三月番國烏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生前事者以爲活佛 上遣中官劉允迎之所過誅求百計勢張甚淮楊巡撫叢蘭疏斥佛老無益乞還允勿遣不報 蘭檄有司毋徇所欲至淮謁辭之

南兵部尚書喬宇上疏諫迎活佛云國朝祖宗相承所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 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之佛教無益中國之治乎

南御史林有年諫取活佛忤旨逮詔獄都御史洪遠兵部尚書喬宇各疏救釋之

十六年御史李美給事陳江劾奏取佛太監劉允等 上召還允命疏番僧姓名以進允既至有詔勿問於是御史陳克宅等數允十罪請下允獄并正諸隨行取佛者 罪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爲言 上曰此曹蠱惑引誘欺君虐民騷擾地方虧損國課罪誠深重允姑降四級 罷還家奸僧已獲下獄者亟論罪如法未獲者令所在 捕得械至京重治之諸行取佛者悉下法司問

嘉靖元年二月工部侍郎趙璜言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 正德間謀傾璽書金印賞賚不貲遂命籍錄及玄明宮 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百兩悉給商以償宿負

六年八月僧有善按摩法者錦衣千戶聶能遷以聞禮部請驗其術收用以活病者上惡其假術惑衆逐之十二月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欲將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親居住其菴寺拆毀變賣勅賜尊經護勅等項追奪戒諭勳戚之家不得私度詔悉如議獻夫復言內有年老無歸者不可不爲之處內外皇姑寺勅建之所宜令安置其中以爲終老之計其所居菴寺俱私勅乞戶工二部變賣以爲公需仍量給尼姑之貧者以養贍費上曰變賣菴寺如議行年老而貧者量給銀養贍各聽其父兄

親黨收之不必處上復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爲查革自今永不許開度及私創寺觀犯者罪無赦會江西提學副使徐一鳴以折毀寺觀被逮獻夫與詹事霍韜黃綰都御史熊浹上疏乞宥一鳴并言府州縣惟今存一寺觀併居僧道上曰一鳴未奉明旨盡毀古建寺觀併逐僧道爲地方擾故逮問之諸臣何乃論救候問完有處且皇姑寺尼僧壞亂風俗已令折毀此卽禮部所建言也獻夫顧又欲存畱况尼姑與僧道不同京師與在外不同何一時之言前後相背若此耶

十四年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言 皇上御極命京師內外毀寺宇汰尼僧申勅天下臣工勸諭僧人還俗將漸除之以挽回天下於三代之隆此天之心也卽今大興隆寺之災可驗天固默相陛下順成之耳乞勅禮部申明禁約頒布天下凡各寺院一切佛像悉令毀之投諸水火永絕根源則僧人不必逐失其所依彼警自散迨數十年天下將不識所謂佛矣又言寺基甚廣宜改爲習儀祝聖之處 上曰寺旣毀永不復習儀昭舊此故地豈可用併大慈恩寺一應修齋盡行革去禮部議請改僧錄司於大隆善寺併遷姚廣孝牌位散遣僧徒

隨住各寺願歸正從化者聽

上曰歸化者還議恤典

十五年五月

上諭禮部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

備一代之制集羣臣議僉以爲可

上卽命撤之尋召

李時夏言郭勛入視言退而上言

皇上撤去佛屋毀

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雷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

見但牙骨之類皆屬朽穢不宜使之尚存乞勅下所司

瘞之草野

上是之曰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必

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奉之雖埋之將來必有竊窹以

復惑民者其別議之言復言佛法荒幻本無足信卽以

其教言凡佛死曰涅槃必焚其骸名曰闍毘由是觀之

國朝典彙卷之百三十四
釋教
佛死必焚安有遺骨况佛固人耳其牙骨必與人同豈
得巨細不類意必山海異物夷僧持以誑惑中國信奉
之人無疑也乞勅所司一切付於火以滅其跡其金銀
銅匠并令銷毀 上從之於是禁中邪穢掃蕩殆盡
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園造妖言惑衆入京師止千
戶陳贊家偽授贊安國公殺其庶祖母劉善秀及殺舉
首人曾庶以滅口東廠辦事官按捕獲并贊俱伏誅給
事中朱隆禧言邇時妖僧倡爲白蓮教以惑衆謀不軌
者非止一園也緣禁止不嚴人心輕犯宜榜諭中外申
明保甲之法 上是其言命都察院出榜禁諭

二十二年禁苑北牆下故有大慈寺址爲西城羣僧所居
上以爲邪穢不宜邇近地詔毀之驅置番僧他所

七月禮部請申明昔年所奏禁革尼僧聖諭凡中外一切
遊聚尼僧俱勒令還俗婚配罷毀所居浮屠菴院違者
重懲如令詔可

二十五年給事中李文進言邇年宣武門外天寧寺中廣
聚僧徒輒建壇場四方緇衣集至萬人晝聚夜散男女
混淆甚有迺罪黥徒髡髮隱匿因緣爲奸故四月以來
京師內外盜賊竊發又富民豪族朋連黨結倡爲外護
愚民無知破財謁產爭先布施因而乾沒重耗民貲大

者基亂小者道修皆非細故乞捕為首者數人及通法師者按治其罪諸邑名山古刹如有佛子法師假以誦經聚眾至百人者一體禁止得旨奏內通法師及寺主俱令錦衣衛捕繫鞫問餘下禮部禁治

四十五年九月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道本為一途恐挾邪鼓眾釀成大患於是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至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內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悉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差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甥唐明烈 重訂

禮部 三十三

道教

洪武元年置玄教院以道士經善悅為真人領道教事七月張天師四十二代孫正常以正一教主天師來朝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為真人印秩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

二年 上嘗謂侍臣曰古之帝王多好神仙何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又繆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長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初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况萬萬無此當痛絕之

十七年七月建朝天宮其地即吳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總明觀唐建紫極宮宋真宗大中祥符宮尋改天慶觀元元真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司於內

十四年八月詔授嗣真人張宇初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六品

二十六年遣禮部員外郎潘應善司務譚孟高往祭廬山為周顛仙立碑



詳獻書

二十八年七月有道士以書獻却之

永樂五年七月修神樂觀勅命道士於朝天宮設醮上資皇考妣冥福竣事醴泉出觀井中羣臣以爲上孝感所致請立碑以昭靈貺侍講胡廣製碑文

八年十一月命張宇清爲正一真人

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曰人但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疾病自少如神仙家服藥導引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有一種疲精勞神佞佛求壽又愚之甚也

十年 月 上謂禮部臣曰近有一種無智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俗洪武中行瑜珈

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卽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十三年三月修龍虎山上清宮及懿真觀

十七年九月 上嘗覽神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集書成親製序冠之

宣德元年真人張宇清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禮部侍郎胡濙代爲之請 上曰僧道給度牒 祖宗有定制無請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竟不與

正統七年正月正一嗣教真人張懋承奏先者蒙將朝天宮東方丈賜臣爲往來居止之所臣每還山令道錄司左至靈黃嘉祐收管今嘉祐以疾去本宮道士呂希祖

蕭處柔素善經理乞各授一職令守此居庶幾永無傾
圯 上謂禮臣曰守房擇一勤慎道流任之足矣奚以
官爲懋承蓋假此以售其私爾其勿聽

天順八年十二月陞左正一孫道玉爲真人給詔命道士
乞恩膺封自此始

成化五年四月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元吉凶暴貪淫
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
巡按御史趙啟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啟
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畱煥赴
京具奏 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

官廷鞠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
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
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真靜先生等號
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
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於今子孫爭襲致成僭隙今
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
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以扶植
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
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 上如所擬監
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

六年十月刑部奏罪人張元吉法當凌遲處死刑部三覆
奏詔免死杖一百發肅州衛克軍家屬隨住都給事中
毛弘等上言元吉罪重惡極望戮之於市以昭國法
上以事既施行姑已之

十七年有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總兵李震不遂怨之誣
首震不軌事於汪直謂震回南京泊船洞庭湖數日招
夷軍爲亂直奏逮震百口至諷錦衣衛鍛鑠成獄上
疑有冤命都察院勘問皆畏勢不敢二詞御史許進具
冤狀以聞上是其議謂如此類冤抑甚多禁校尉不
許再妄訪緝卽日誅道士於市震家獲全直恨之

二十一年江西人李孜省嘗爲吏以贓敗巡按御史楊守
隨逮問克軍孜省逃至京夤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
太常寺丞守隨還朝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
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郎兼通政受密命訪
得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僧繼
曉李孜省等罪惡中書舍人丁璣言十事進士敖航言
四事皆爲李孜省繼曉輩發疏入俱畱中

二十二年三月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九月李孜省伏誅大常寺卿趙玉芝鄧常恩俱戍邊
弘治九年八月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

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
諮議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
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有
繫於此則必繫於彼正士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
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主之所必禁
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
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
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
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
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災惑失度太陽無光
天鳴地震草木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蚤朝
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
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上嘉納之
十六年令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及封號大學士劉健等復
言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
最乃得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
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謚號至
十八字天下後世其謂何罷之

正德三年十一月劉瑾創玄真觀於朝陽門外大學士李
東陽爲製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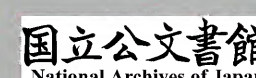
嘉靖四年貴溪縣民徐太等與真人張彥頽爭產因奏頽私結逆濠密賄賊彬諸不法事彥頽上疏自辯下法司言彥頽亾罪太奏事不實以在革前應從赦免 上特令錦衣衛官校逮太等至京鞠之

五年正月張彥頽以府第被焚請賜更造 上從其請命有司作治遣內臣一人往督之工科都給事中黃臣等言頃者趙秦榮三王府灾第詔行勘估計未嘗輕動土木誠愛民節用至意也今彥頽所請未經勘估計輒以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 陛下優容假借於彥頽者顧出親王之上也昔漢欒巴喫酒殿廷而成都火滅今

陛下謂彥頽有道術而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請勿遽遣內臣下工部行勘估計便詔如前旨

以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為真人賜銀印吳尚禮為左至靈俱於顯靈宮供事

九年八月給事中高金奏 陛下龍御之初凡法祖法師國王佛子有害正道者盡從屏斥近又諭禮官革姚廣孝之配享以大聖人之崇正黜邪有如此者豈意有邵元節者誤蒙除恩以為聖治累邪元節一道家流耳因真人李得晟之請而縱及之縱使二人有恪修宗典陰翊皇度之功償以金帛足矣豈可既顯其師而賜之贈



祭復榮其身而使之衣紫腰玉乎 上曰金所言雖若
納忠正君而實則不然真人之封贈賜祭已久何至今
日乃言此必有使之者其令錦衣衛遠問且因姚廣孝
配享之事謂朕不自克治之意禮部再議以聞尚書李
時等議奏 陛下撤廣孝之配位者正祀典也容元節
等之供事者存祈禳也高金因廣孝之事遂論及元節
固因事獻忠之心而未知其事之不同也予奪之宜惟
上裁之得旨廣孝配享當如前議改正會元節亦疏辭
恩命 上不允金獄亦稍解

十年真人張彥頤遣其屬十餘人稱采取遺經供器進

上乘傳詣四川雲南諸省復以玉帶蟒衣遺鎮守官巡

撫歐陽重言其擾害夷方惑眾罔利請治之 上命江

西巡按查訪具奏而以重疏差寫尊號字樣詰令對狀

十一年十一月編修楊名陳言辭連邵元節 上怒逮繫

鎮撫司鞫訊元節上言名謂有昏夜乞哀臣門者是何

主名既無指據誣妄爲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 上曰

卿辭具見恬退且卿專領道教用布玄風原與政事無

與楊名狂悖之言勿庸介意竟戍邊

十二年命邵元節孫邵成南以右正一改太常寺丞曾孫

邵時雍以左至靈陞太常博士元節疏辭令帶銜准免

支俸加真人歲支米一百石撥校尉四十名按季更用
仍加掌道場事賜誥命元節復疏辭上褒答之不允
原任御醫李夢鶴奏進方書延年宜子詔却之夢鶴前以
罪黜假方書希進上察其情故不受然亦不罪也

十三年十月邵元節得旨馳驛還山中途奏言山東魯橋
驛驛丞王廷矯抗又率居民毀辱之比至穀亭遇李員
外舟懸內閣牌復爲其舟人侵毀乞賜懲究上命
衣衛官校逮李員外赴京其舟人及地方首事者令獲
臣執送京師并問李員外者大學士時弟收也元節爲
不知者而奏之及逮至命下鎮撫司考訊具獄以

時上章引罪言元節所遇舟實臣婿如臯知縣劉承學
遣送臣女舟也臣女隨婿任以痼疾思歸因臣從弟收
之便隨以附之家人無知輒懸內閣牌臣雖不知臣之
罪也上覽奏嘉其謹畏令安心供職已而元節復疏
言臣欲尊命而北乃長途艱限萬狀俱不得前乞賜臣
退伏山林得旨卿毋以小人欺辱之故遂違朕命錦衣
衛亟選風力官賫勅促令就道吏部仍行撫按官趣之
十七年勅正一嗣敘大真人張彥頤朕惟我皇祖制天
下官員三歲一朝卿亦與焉今歲當期朕念卿晚乍得
子矧在襁褓或難遠離特遣行人黃如桂往諭今歲暫

免卿一來俾專守視見朕重嗣之意

十八年賜邵元節祭墓元節始以方術見上賜號清微
闡教輔國致一真人擢禮部尚書賜銀印玉帶及朝祭
等服尋廢子啟南爲太常少卿至是卒於京訃聞行在
上惜之諭禮部元節雖玄教然於國有功其建醮祈天
稱朕之意而諸所福國利民者甚厚其加贈元節官少
師謚文康榮靜與祭十壇遣內監錦衣衛官各一員護
襯還命有司視葬事已而啟南復請命於墓及神道碑
文 上允之命大學士夏言吏部尚書許讚爲之撰

三月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卽仲文
師事邵元節元節病不能從南巡乃薦典真 上命給
誥印仍許攜其家於官

上諭吏禮二部我 皇祖定制歲舉祗謝 天地神祇大
醮爲民之心如此切至迺者邵真人沒此似不可久曠
其以高士陶典真進封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
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道錄事給
誥印贈其父母封其妻各給與誥勅陳善道爲真人法
孫亦加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兼三宮住持換給
誥命各該所司趣行之

按陶仲文黃岡人初爲縣吏以文無害爲遼東海州盧

大使嘉靖戊戌滿九載來京守吏部選會 上求方術
士有薦仲文者得召入未幾賜號真人食二品俸仲文
進所積賜資俸銀一萬兩段二百疋助邊 上嘉其忠
詔兵部收貯濟邊

上諭禮部朕患疾甚仰賴 皇天后土宗祧社稷幸而得
生今欲再加靜理爾百官宜各勤乃職庶朕得專事保
愛以期平復秉一真人陶典真竭忠盡誠為朕禱叩其
加少保禮部尚書與本等服色俸給妻封一品夫人

七月時有方士段朝用者合肥人以燒煉術干翊國公郭
勛覬以進用勛試其術良驗朝用又言所化銀皆仙物
以為飲食器當不死勛信之乃製為銀器百餘會 上
諭勛朕躬修秘祀以謝蒼穹即以仙銀為器盛食飲設
二親几又上不得及 日八廟欲遍奉又迫期難辦勛即

以所製器進之言此亦高士所化仙銀也 上大悅命
加勛歲祿百石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訕朝用復獻銀一
萬兩助雷壇工費 上以為忠愛深加獎賞授紫府宣
忠高士命支文官正五品俸朝用術後不驗人謂先所
化銀咸以幻術盜勛之帑云

陶仲文奏建黃岡縣雷壇安神祝壽免行差官惟令贊教
臧宗仁前去管理請賜道錄司一職給驛以行仍行撫



按委官督造并請壇額 上命宗仁為道錄司左演法
 壇名候降遣官已有成命不允辭後以仲文再疏罷遣
 命朝國公郭勛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夏言
 翟鑾尚書嚴嵩代獻仙器貯食薦 九廟

初段朝用之進銀萬兩也陶仲文實薦之朝用因請歲進
 數萬金資國用 上大悅已試其術不驗朝用有從士
 子巖者害朝用寵乃攻發其諸誣穢隱惡且關仲文仲
 文懼為所累遂上章自理請禁繫子巖責朝用歲進銀
 四萬兩 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
 能即初薦朝用及彼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是代民

膏血耳却屢試不效始知作偽卿本納忠彼敢為欺何
 與卿事子巖朝用俱令錦衣衛執赴鎮撫司考訊以聞
 督理黃崗雷壇工部郎中何城報壇工完 上嘉其能體
 朝廷崇玄至意詔陞俸一級陶仲文尋奏欲遣睿送安
 神像并令其妻展墓詔給傳以去仍命內使一人衛行
 二十二年段朝用死於獄初朝用以燒煉術事郭勛建丹
 室因得見 上授為高士已而改羽林衛千戶又改紫
 府宣忠仙人時勛得罪繫獄未測 上旨朝用謀行騙
 局執勛奴榜掠之且告曰歸語而主餽我金十萬當免
 而主追賊勛奴不應朝用執之其日一人死朝用知不

可掩乃上書言勛奴欲行刺爲已所覺解逅致斃仍署
官羽林衛千戶銜 上怒朝用改官不受命又於禁封
日奏私事擅威福殺人下鎮撫司鞠治備得其實法司
議請加顯戮没入其妻子財產報可後朝用竟瘦死
九月禮部進明年大報等祀冊真人張彥頤奏撫州府民
爲大造文錄惑衆取財臣牒府禁止而知府曾汝檀略
不施行且加毀辱 上奪汝檀俸仍詔巡按御史禁僞
造文錄者

二十三年八月詔加秉一真人少保禮部尚書陶仲文少
傅兼少保支正一品俸壻吳潛孫陶良輔各陞太常寺
丞仲文疏辭不允

加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時有大同順聖川水地
莊軍卒劉伏玘者禽板不孩部下小酋王三三本華人
附虜者磔之傳首諸邊司禮少監焦忠傳聖諭曰朕祇
玄威保民伐逆仰上天下監叛惡生禽固義勇之効力
實鬼神默戮其鬼也逆虜屢犯中國流血千里自今少
差其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餘如故
二十四年封陶仲文伯爵仲文辭封乞恩廕乃贈其三代
如其官妣妻俱一品夫人廕其孫陶倣入國學讀書
六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仙箕 上批浹疏以示大學士

嚴嵩嵩言浹非敢有所沮訕其意以仙箕之降民間多有恐其說久或不驗有負 皇上崇奉之意 上切責曰卿為浹強解非大臣之道嵩引罪因言 皇上欲卽苑中山地之隙建以仙庭但仙庭之建適與仙箕值於一時臣未能仰知聖意之詳而浹疏專以仙箕為言臣具說解之實不敢有沽直之意也 上意乃解及予陶仲文恩廕浹又上疏力闢異端留中不報 上屢以事督過奪俸者再浹不自安稱病乞休 上大怒曰熊浹前比張孚敬議禮藉以干進姑不追治令錦衣官校監送原籍為民庸調勿復

十一月陶仲文於原籍造御書樓成疏乞坊額 上賜名

隆教坊令工部製扁給之

二十五年八月萬壽聖節加封陶仲文為神霄紫府闡範

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掌道教事給

誥印陞工部帶俸尚書盛端明顧可學俱禮部尚書

二十六年六月陶仲文以正從一品滿六年吏部尚書聞

淵題請考劾 上曰尚書陶仲文歷俸年深忠勤懋著

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給與誥命仍

廕一子尚寶司丞以示酬眷

從陶仲文請度天下道士二萬四千人



二十七年間住應天府丞朱隆禧以考察黜會陶仲文之
 太和山邀至家以所藏方書托之代進 上悅命卽其
 家以白金綵衣賜之隆禧既受賜因赴闕陳謝意圖留
 用上以考察罷閑官例不得復起令加太常卿致仕
 許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彥頤子永緒襲父職吏部言正一
 嗣教大真人乃誥封時所加初襲止當授真人不宜濫
 封號 上謂此係見職無革奪理乃令誥封時別賜之
 陶仲文自河南王屋天壇山建醮還因言本山殿宇一新
 請賜勅設官以供祀事得旨准賜給護勅增設提點一
 員專職本山焚修

二十九年二月封陶仲文爲恭誠伯以禱雨濟旱力贊
 獄功也給事中張秉壺言 皇上慮先民瘼躬薦德馨
 休徵之應良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爲已力仲文疏
 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祈禱雨暘効若鞠賦非卿事也
 果專恭盡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
 宜且准辭待教奉另行八月復申前命
 三十二年陶仲文奏山東齊河縣有道士張演昇建大清
 橋臣以募銀一萬五千餘兩助工近聞濬河得龍骨一
 副重千斤又突出石砂一脈長數丈若有神助迄今尚
 未報完乞捐內帑以終大工 上令給銀萬四千兩

賜陶仲文所建廟橋額黃州府城隍廟曰威靈徽州府
壽獅山三官廟曰顯應黃岡縣三台河橋曰通濟

二十八年初陶世恩以廕歷尚寶少卿爲言官所列奪其
官仲文乞復子原職 上命改太常寺丞兼道錄司右
演法已而仲文請假還里 上諭禮部曰仲文職掌玄
教屢盡忠誠雖請假還鄉年逾八旬卽書勅遣錦衣千
戶一人前去存問仍賜白金百兩綵繪八束新鈔八千
貫羊四羖酒四十瓶以示眷懷仍令有司歲時存問
三十九年十一月陶仲文病且革悉錄其平生所得賜
金幣衣帶獻還於朝及卒 上聞而憫之諭禮部曰秉

一真人總領玄教爲國祝修恭勤久著茲以疾故朕心
憫悼其加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榮康惠肅賜祭十壇如
致一真人邵元節故事塋以伯禮仍給齋糧麻布與其
子世恩爲送終費仲文無異術徒以符呪小方稱 上
意驟承恩寵戊戌以後 上不復視朝輔弼大臣皆希
得進見獨仲文時被宣召至卽賜坐稱之爲師賞賚以
數萬計兼領三孤列爵五等前後幾二十年以富貴終
其身死復贈謚賜賻恩眷有加自古方士所未有也
四十一年五月陶仲文子寺丞世恩遣其家僮陶秀等賫
表詣闕進香未至仲文甥吳民表要之於途奪表獻之

有詔賜世恩銀四十兩幣二襲民表亦給路費遣還既而民表復匿世恩所賜銀幣潛留京師為陶氏所發并許其私屬孟知縣致死平民等事上大怒命收下錦衣獄比故殺人律論死仍籍其所侵陶氏田產歸之世恩孟知縣并令查名械至京

時嚴嵩父子既得罪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匆匆不樂為諭大學士徐階等欲遂傳位退居西內以祈長生階等極言不可上曰卿等既不欲為大議人情必天下皆仰奉君命同輔君上闡玄修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鄒應龍俱斬嵩知上意已動乃

密賂左右各千萬金發方士藍道行怙寵招權及矯稱玉詔諸不法事道行遂下獄論死詳輔臣考

九月豐城縣方士熊顯進法書六十六冊詔留覽賜顯冠帶銀幣遣還

十月大常寺卿崔仲儒係道流以讀祝進年老乞罷詳之十一月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異人法士及秘方符篆諸書儆南直隸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大任北直隸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

四十二年正月姜儆進所訪法秘書二十帙王大任奏進法秘書五種二十冊詔俱留覽



六月方士趙添壽進獻符法三十六本 上曰茲所進法
秘皆出真傳特授添壽爲道錄司右演法仍給冠帶勅
遣還鄉已添壽復以法秘進乞畱寓靜虛觀爲 上所
祝 上納其所獻令遵前旨趣歸
八月詔加御史姜儆王大任俸各一級以訪求玄秘勞也
九月道士龔中佩供事陶真人府官至太常少卿是日
上偶遣官至壇事檢呪帙而中佩適出 上怒命錦衣
衛捕中佩問狀會有言中佩同刑部員外邵峻夜飲者
因併逮峻各杖六十黜爲民

四十三年十月王大任姜儆還京師

上嘉其勞詔俱贈

侍講學士賞銀二十兩紵絲衣一襲二臣所得法秘數
千冊及法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皆贅書庸術無驗
上特以名收之龔遇其真故大任等得驟遷秩等俱賜
第居於京師然亦不深注意云

四十四年正月授法士唐秩劉文彬爲太常博士兼左演
法劉中孚陶希濂趙太忻朝守桂爲協律郎兼左至靈
俱帶俸辦事

詔逮方士胡大順藍田玉下獄論死初方士藍道行以方
術見事下獄而陶仲文旣死諸方士術不驗胡大順仲
文徒也亦以姦欺事發斥去希復進用乃僞造萬壽金

書一帙詭稱呂祖以箕授者又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煨成清霞玉粉丸命于玉玄與何廷玉齋至京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以通內監趙楹獻之上覽之問曰既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玉遂與萬象詐傳密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揚於上且奏求圖書及建宮地上命以寧入見至則大順也上惡之時宮中屢有氛孽田玉等遂以爲藍道行下獄故有此祟欲以動上上遂欲用田玉等冀清宮孽乃問大學士徐階藍胡輩可仍用否階上言胡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紀而田玉尤甚本無足取宮孽已久恐非

道行下獄所致且不能必其用此二人宮孽果息不若治之爲法之上上悟乃謂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言田王乃世蕃之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至於詐傳密旨罪惡尤重伏望速斷以消隱禍上乃命收大順等下鎮撫司拷訊獄具上謂不實意欲寬之復問之階曰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囚併楹俱論斬楹斃獄中

五月時有矯詔往雲南雞足山建醮者自稱爲大真人府贊教梁廷材巡撫雲南都御史李光洵信之因令有司

致齋供具事竣以聞。上大怒命錦衣衛緝捕重治之。九月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永緒卒其妻徐氏以子自命方六歲奏言孤寡恐爲族黨所欺請賜封降勅如元君董氏例董氏者前真人畱綱母也畱綱死其子元吉始生勅封董氏爲溫順柔靜元君同孫元吉管理教事仍選本山道士四人克贊教掌書等官協助行事徐氏據以爲請詔特許之仍賜永緒卹典如其父彥頤之半。

四十五年正月陞真人府焚修製藥官王中敬爲太常寺少卿歐陽中衡加俸一級李中陽爲道錄司左正一陶倣爲太醫院使加道錄司掌司事左正一屈存輝爲清

微奉敎演法高士內局高士包存蘭爲清微修誠高士隆慶元年方士王金等下獄論死金初以修煉黃緣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僞造五色靈龜靈芝以爲天降瑞徵又與世恩及陶倣劉文彬申世文高守中僞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七元天擒護國兵及以金石藥進御倣得遷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御醫文彬太常博士至是以遺詔逮金等鞫問遂皆伏法。

給事中徐光遴劾奏王大任姜倣前以御史訪求法秘躡致清華且引用方士劉文彬等今文彬等俱正刑章大任倣不宜遣罪吏部覆大任等原奉旨訪進法士似無

國朝典章卷之三十五
道教
所希覬但其巡按時甚有物議當黜得旨俱革職閑住
革道士金中剛等太常高士職號并收中剛及陶世恩玉
印五牙印一銀印銅印十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及毀墓碑坊籍
其田宅

二年正月詔革正一真人名號奪其印張氏自東漢建武
中張道陵以修煉符水術起傳數世有張魯者卽史稱
五斗米賊也號能攝役鬼物愚民神而事之魯之子元
忠卽道陵煉丹處設壇授法唐會昌間始賜名真仙觀
宋大中祥符間王欽若改奏爲上清觀元至正中賜號

正一教主真人主領符錄事國朝因令承襲傳至嗣孫
張永緒以淫縱聞術益衰永緒死無嗣江西守臣因言
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且隱稅逃役公行吞噬無功
於世有害於民宜永爲裁革禮部覆言請革其封號止
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從之

二月湖廣撫按劉懋等言承天府元裕宮故玄妙觀也自
陶仲文請易今名以爲祝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承德
因奏乞供養田歲八千七百餘金又比顯陵與邸例使
有司季爲佑修撫按歲爲奏報僭擬不經請追奪入宮
徵其租以供漢江築隄之費戶部覆奏報可

四年徽州齊雲山道士金元清進經疏齋意 上惡之

巡按御史問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巡按御史問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巡按御史問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巡按御史問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巡按御史問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徐學聚 編輯

甥唐明杰 重訂

禮部 三十七

異術

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答曰將軍當極富極

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為公或為侯 上怒其不言官

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為天

子 上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又問

欲富乎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

遍遊天下耳。上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出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璽劉持此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作別去遊京師妻留之曰既當死死於家耳答曰當死於京都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算但講命而已蓋先被旨不許與人算故也都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請劉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後必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梁國公數日後玉誅臨刑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何人曰劉日新。上聞因逮劉至開

汝與藍玉算命對曰曾算又門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今其家子孫猶在賜扇尚存

于梓人者武崗州人其父嘗夜夢梓撞神遂能雕塑神像極其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

道去尋為部民告計以為妖術惑眾有詔逮下刑部治之數月瘦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為誰答曰是梓人家人驚以為鬼曰吾實以聞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以為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道逸可觀吳用藏其自

制遊太山歌一紙

張三丰一名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齟齬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巖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過之為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居草庵於展旗峰北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二十三年上遣三山道士



請三丰造朝了不可覺召丘玄清至與語大悅拜御史
賜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一云三丰遼東懿州人名
君實字全一又云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長壯奇崛舉止不類常人
年十餘病癲嘗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至臨川未幾
復還南昌日施力於人夜臥閭簷間祁寒暑雨自若嘗
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爲顛仙不數年天
下果亂陳友諒入南昌顛仙隱跡不見及上自將定
南昌將還顛仙從道左拜謁潛隨至金陵每遇上出
輒趨進曰告太平間見或捫蝨而談擊節而歌詞多隱

語

上頗厭之命飲以燒酒酣暢不輒衣帶常繫菖蒲

三寸許日細嚼飲水又自言入火不熱上命巨甕覆

之積蘆薪五尺許燔甕四旁火盡滅發而視之端坐如

故如是者三寓蔣山寺月餘僧言顛仙與沙彌爭飯怒

不食半月矣上幸翠微亭召之步趨如常因賜食乃

食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密室中不食

者二十三日上將幸寺賜食京師將士聞之爭持酒

肴往食之既食而盡吐之須臾上至與之食乃復食

如常既醉上將還顛仙於道側以手畫地作圈曰破

一桶成一桶是時中原尚未定友諒復圍南昌上欲

勒兵往援問顛仙曰陳氏已僭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
視良久曰可行上面無此人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可
踴躍持杖搖舞如壯士揮戈狀舟次皖城無風不能進
顛仙曰行則有不行則無旣而行不數里風果大作至
馬當見江豚戲水曰水恠見前損人必多上曰顛者
言何妄復爾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遂命投之江
欠而復來謁見求食命賜食食已正衣襟前引項曰余
可殺矣上笑曰殺爾何爲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
死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有一老人止民舍曰
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去不見洪武十六年秋右
僧名覺顯者自言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上以其虛
誕却之會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徒跣至云周顛
仙遣進藥上不納僧具言前事乃餌其藥覺有菖蒲
丹砂氣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爲文勒石紀
事命善應等往祠焉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上登鍾山詞臣扈從擁
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綱朱升張以寧秦裕伯單友中
李某暨道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太
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狷介寡言嘗戴鐵冠子人呼鐵冠
道人上嘗微行至一寺中羣僧伏門道傍迎上曰

何以知朕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即召至 上手餅食未
 半即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願直述
 無我諱道人信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
 壬午青蛇火裏逃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不敢傳詳開國
 冷謙字啟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未以黃冠
 隱居吳山頂上國初召為太常協律郎考正樂器樂舞
 凡宗廟中和韶樂及朝廷大樂以至迎膳等樂琵琶箏
 篪等器悉正之官至禮部尚書 上問其八音之理對
 曰聞磬聲關係本朝士臣廉節云冷謙常遇異人傳仙
 術有友人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

焉慎勿多取過分許之乃於壁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
 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克初蓋朝廷內帑也其
 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
 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謙將至謂逮者曰吾死
 矣安得少水以救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飲且以足插
 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
 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暨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
 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
 敢出 上怒命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自
 是不復見移檄四方物色之竟不能得



國朝典身卷一百三十六
勤人袁珙精相術姚廣孝薦之燕邸 太宗使人召之至
使者與飲於酒肆 上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肆
沽酒珙趨拜 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我等
十人皆護衛長官也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入詳叩之
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
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五
事分明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扣鍾足底龜紋
有雙痣俟年四十髯過於臍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
統 上喜畱府中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爲太常丞
官子忠徹序班出金錢幣厚賞珙巡狩北京召珙父子

至行在出入禁庭未幾珙請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徹
能傳父術建文初 上召問忠徹對曰天命有之無憂
也獻人象大成書靖難後除忠徹戎籍會有言楚王子
重瞳者遣往視還奏無他異宣德中嘗侍 上言天顏
慘肅恐宗人有急變謀 上者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
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按忠徹風鑑神驗荷眷五朝寵渥殊至未嘗籍恩以張
於世每因事納忠讜議屢出始終大孝之情而慎密機
事論養賢之實而瞻其取給乞賜孔子玉軸之誥歷言
遣使取寶之非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皆

喋喋弗沮利害猶如知宜耶務要歸與樂以詩式士
王府尹賢夢人授之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
綠覺而異之數日路得一書視之青烏之說也漢王有
異志遣人購之不往曰欲得予非詔旨不可漢以名聞
時太宗有事於壽陵乃遂取以往今長陵乃其所定
也對面有小阜勸上去之曰恐有妨於皇嗣書上問
無後乎曰非也但自偏室出耳上曰偏室亦可也遂
不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府尹會言出下
正統十四年有旨親征大學士曹鼐急歸召皇甫仲和與
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

紫薇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詩之
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議監國某仲和曰不如立
儲君而後行曰東駕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
方遭土木之難虜騎逼城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
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
洪至自宣府石亨至自大同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
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爲我相之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
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怒曰何以知吾不能正內
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在家正相鬪不解衛
士不信至家果然後又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

堂上官固問之乃曰彼問時見室上兩鵲正相鬪是以知之其術神妙如此

山西安邑全寅少警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奇申正統

中隨父清至大同裕陵北狩命大同守璫裴當問全

筮得乾之復寅密附奏曰大吉裕陵心識之詳復復

辟後召欲官寅辭乃範金陰陽神靈四字為筮錢十有

八貯之牙盒賜之會清以指揮出蒞徐州上畱寅京

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亨貴幸寅每筮戒以

持滿亨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喜接寅寅語不及私大抵

抑邪與正拯人顛阨年九十卒

天順間擢禮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祺南昌人少遇異

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畱一書與之乃祿命法

也於是研精以下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

事吏部眾奇其術授鴻臚序班既而景帝不豫有議

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

復辟與全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上既復位

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中曹欽反

執王翱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宜以死

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

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

事平 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王士寧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年百有二十士寧少慕養生不受室飲酒食肉走蜀入雪山投見一老人披氈衣臥深洞中石床上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皆類小兒士寧頓首拜不答因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懸一囊中類乾麪饑輒取啖渴手掬飲澗水一二升士寧饑跪乞食老人與盛中物苦澁不能下咽士寧拾淡山果野菜居三年老人憐之忽曰吾語子術子識之宜出山非其人莫授士寧出雪山後事不可知其居濟寧居成東泮巷敗屋中已六十年濟寧人竊旁伺士寧久

絕火食唯日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人餽遺輒不肯受指揮王宣者海州人往見士寧駭曰吾上世有叔祖士寧好道棄家去竟不知所終翁得無是扣家事皆合宣因日與來往成化七年朝廷下山東徵士寧俾乘安車來楊守隨造士寧問但曰靜坐寡慾坐久瞑目閉息曰我老無能朝廷過聽召我我未能聞道但習靜已久近乃日與人接大敗吾事守隨因問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百無所知

終

乘安車來對中觀戲士寧問曰精坐寒益坐入觀日
皆合宜因日與來封封外少羊陳致可山東遊士寧
味血士寧我戲棄寒去竟不味西絲餘爵無是味寒
不肯受淋戰王宜春我依人封良士寧想日吾士寧
醉火食難日與我嫌其近菜嫌其近水必為其人所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七

國朝典彙卷之一百三十七

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主客清吏司事臣曾棟 訂正

浙江蘭溪縣知縣臣吳國椅 重訂

兵部一

洪武元年九月以司農卿陳亮為兵部尚書明年出知松

江府亮茶陵人
賜名寧

二年四月以單安仁為兵部尚書

九月以王居仁為兵部尚書

十月以安統為兵部尚書尋出叅山西以劉誠代

三年正月以滕德懋為兵部尚書尋改戶部復改兵部

四年滕德懋免以劉貞為兵部尚書尋改治書侍

五年以樂韶鳳為兵部尚書全椒人 從起義

六年七月以劉仁武昌人 夏丞相孫克義元平 章並兵部尚書明年

仁叅政廣東尋復任克義叅政湖廣

九年正月復以單安仁為兵部尚書尋致仕安仁鳳陽人

元至正以府史起兵見 上即率部曲歸之 上大悅

命戍鎮江會始立按察司以安仁為副使歷將作卿

上即位陞工部尚書尋改兵部未幾請老許之贈田三

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坐祿終其身蓋異數云

七月以李允為兵部尚書蠡州人

十年正月以陳銘為兵部尚書尋降郎中麗水人

十一年四月以李煥文為兵部尚書尋改吏部

十二年三月以萊州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俊太原人以

人才舉明年 上革中書省陞六部正二品戒之曰識

山川之險易嚴烽堠之分明未幾予致仕

十一月以趙本為兵部尚書山陽人 監生

十四年九月以李徵為兵部尚書鳳陽人 從起義

十二月以唐鐸為兵部尚書寧海人明年改諫議大夫

十五年十一月以趙仁為兵部尚書寧海人

十七年三月以俞綸為兵部尚書 薦舉

十八年正月以溫祥卿為兵部尚書 山西人流寓長興儒士尋降主事

二十一年六月復以唐鐸為兵部尚書尋改詹事

二十二年二月以沈縉為兵部尚書 錢塘人

二十三年五月沈縉改工部以工部尚書秦達代六月縉

仍兵部達仍工部

二十四年十一月以茹瑞試兵部尚書

上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宿衛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

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

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為誰乃職方吏某也

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於今後

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恥此吏竝

列因遣行後部亦恒慮此席

三十年十二月以兵部主事齊泰為左侍郎明年進尚書

三十一年八月以劉儁盧淵為兵部左右侍郎

建文元年十二月茹瑞復為兵部尚書

二年十月盧淵有罪除名

十二月以鐵鉉為兵部尚書仍叅贊軍務

三年十二月以武選郎中古樸為右侍郎

四年九月以劉儁為兵部尚書與茹瑞竝任

永樂四年四月以金忠為兵部尚書

六年十一月劉儁戰歿于安南贈太子少傅謚節愍儁江

陵人 詳死

七年三月以方賓為兵部尚書權吏部 錢塘人監生

十三年正月兵部尚書金忠卒忠鄞縣人少慷慨負義氣

兄戍通州忠省兄會靖難兵起布衣田寇上謁典儀云

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

立授署紀事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長史靖難後陞

工部侍郎晉兵部尚書尋以尚書兼詹事輔佐 太子

忠博覽史籍議論河懸每導人寬愛無為苛刻公事輒

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缺誤引為已過不遺片善不念

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 太子即位贈少師謚忠襄

以其子達為翰林檢討

四月以陳洽為兵部尚書明年督軍交趾後歿於陣 詳死

十五年以趙玘為兵部尚書 祥符人鄉貢 舉督屯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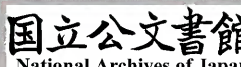
十九年十月兵部尚書方賓自縊歿 詳親征

十二月以工部尚書李慶兼署兵部

二十二年八月以李慶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以張本為南京兵部尚書

洪熙元年四月李慶督軍交趾以張本代慶



宣德二年九月李慶戰歿於交趾

詳安南

五年以柴車爲兵部左侍郎車初舉於部授武選主事遷員外郎以清慎得名擢江西叅議入閩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守與有舊餽車蜜一罌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笑曰君不知故人竟不受歲餘復入爲職方郎中曹事最煩無不辦治會傳言湘藩當有變詔爲沿江諸郡擇良守以車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復召爲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治事至是超陞侍郎

六年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本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揚州

知府事歷尚書爲人直諫通敏持身廉介議論侃侃有古大臣風同輩皆推服之

以許廓爲兵部尚書

襄城人舉人

七年六月以兵部侍郎王驥署部事九年四月進尚書

十年以知府張順署侍郎事理南京兵部

六月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叅贊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叅贊畱都有文臣叅贊軍務自此始遂爲定制

按裕陵卽位初始有叅贊機務益長陵崩後仍稱北京

爲行在則南都爲京師故稱機務正統六年定都北京
去行在則當改爲叅贊留務矣叅贊不專兵部王恕以
留臺叅贊機務後陞南京兵部尚書又叅贊靖遠伯王
驥兼南京兵部尚書稱總督機務正德末王守仁亦兼
南兵部尚書乃止稱叅贊

正統元年三月以應天府鄭埜爲兵部左侍郎

十二月命王驥巡視陝西諸邊許以便宜行事二年驥巡
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俱廢烽堠軍無紀
律大會諸將於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畏敵不畏軍令
者誰最甚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魏魏

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栗因大閱謹斥堠嚴部伍

謹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三年四月四部兼大理卿

四年三月以柴車爲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五年四月以王驥督軍雲南

六年六月兵部尚書柴車卒車錢塘人父聖爲義士車洪

武中領鄉薦永樂初授兵部主事累官侍郎正色率下

人敬畏之將兵征西戎有功陞尚書累受制勅褒獎

七年五月以徐晞爲兵部尚書

八年兵部左侍郎鄭辰卒辰浙之西安人永樂初以進士

授御史屢命按事以忠實受知超拜按察使至侍郎素

性寬平舉止行藏多根於涵養卽升沈譽毀而堅凝之
識不爲所撼

十年九月以鄺埜爲兵部尚書

十一年三月致仕兵部尚書徐晞卒晞江陰人謙慎有容
初爲縣吏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工而誤及者其人祈
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
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
爲脫免他事多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
輒罵意在晞晞不爲意後其人歿晞爲舉殮送之歸以
兵部郎中擢侍郎巡撫甘肅至尚書

起工部侍郎李瓚於兵部瓚長洲人勤敏有吏材習知兵
事所在著聲凡邊郡地圖險阨遠近無不周知爲鄺埜
所倚重焉

十二年二月起復于謙爲兵部右侍郎理部事

十四年兵部尚書鄺埜歿於土木贈少保謚忠肅埜宜章
人鄉貢士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裁凜然威行惠施
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生平大節卓乎不羣

以于謙爲兵部尚書十月進少保

十月以徐琦爲南京兵部尚書

景泰元年九月以靖遠伯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

二年正月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於吏部

十月以文選郎中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三年四月王驥攻仕

五月以儀銘為兵部尚書

四年三月南京兵部尚書徐琦卒琦錢塘人徙寧夏永樂

乙未進士第正統間以南京根本重地特受委托畱

二十年深沉果斷每臨大議衆論盈庭徐以一言斷之

衆皆悅服謚貞襄

以張鳳為南京兵部尚書

五年三月以張純為南京兵部尚書

江陵人永樂辛丑進士

七月兵部尚書兼詹事儀銘卒銘文簡智子也學於吳訥

天性易直孝友舉經明行修洪熙時為行在禮科給事

中內府教書歷編修侍講正統中為郕王長史景泰初

出為南禮部侍郎以立懷獻太子故加太子太保未幾

召為兵部尚書尋兼詹事府事卒贈太師謚忠襄

六年正月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以江淵為工部時于

謙以病在告朝廷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

官不相能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

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不之知明日旨出淵大恚失墜

七年正月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以于謙薦陞是

職未幾伺謙過誤密奏之 上任謙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謙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謙出偉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不是處子當面言未必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後謙爲石亨所構以黨逆鏤板榜示天下成化初偉復入兵部以爲言乃致之

天順元年正月殺兵部尚書于謙籍其家家屬戍邊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骨相異常甫七歲僧蘭古春曰此他日救時宰相宣德初授御史從討漢倭人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爲神明河南山西災 上親書

謙名陞兵部侍郎巡撫二省時年三十三歷兵部尚書時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剌出寇陝西湘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城南蠻西番益復蠢動訛言萬端變在呼吸謙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仍留貴州藩臬條畫立奏動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胡虜款戰羣盜削平口不言功益自歛飭 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酬進退宮庭密務接膝調停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鄉廬數椽僅蔽風雨薄田幾畝纔供

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大璫舒良及石亨等皆敬憚不敢撓法相忤既得罪自知功高險深廷訊不復自辯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盛甲袍帶子冕戍龍門茂陵卽位赦冕還其沒產弘治三年贈太傅謚肅愨建旌功祠萬曆間改謚忠肅

三月以王驥爲兵部尚書尋致仕以陳汝言代

二年正月科道交章劾陳汝言怙勢亂治賍賄狼籍下詔獄歿籍其家汝言附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故石亨薦用之及理部事益附權宦表裡爲奸凡石亨輩冒報陞官輒爲題請不下四千餘人又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

守邊將官多出門下有不出於門下者便中傷之

以左都御史馬昂爲兵部尚書

四年五月靖遠伯兵部尚書王驥卒

許勳臣

五年以誅曹賊功進馬昂太子少保賜玉帶金麒麟服昂初附吉祥嘗薦曹欽管大禁兵至是以誅欽功得掩其薦欽之罪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福相云

七年二月以蕭維禎爲南京兵部尚書

八年五月改馬昂于戶部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以王竑爲兵部尚書

成化元年六月王竑以病乞免上不允命醫日往視之

至是復請 上慰留之九月三上章乞放准其還家調攝先是竝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忤李賢意內批出三人知外郡遂堅意求去士論惜之竝河州人性剛毅少豪雋尚氣概義所當為奮往直前初為給事中事有不平者輒為扼腕當郕王監國粹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殛之自是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殺馬順者歷都御史名滿天下家居至二十二年卒謚莊毅八月改左都御史李賓為南京兵部尚書十月以王復為兵部尚書二年以李震為兵部侍郎震臨汾人以祖禮部侍郎

入太學登正統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給事中歷南兵部侍郎改北食二品俸震賦性醇厚才識高邁居家孝友蒞官勤慎任兩京所至除弊興利政聲藉藉三年四月以白圭為兵部尚書五年五月以陳宜為兵部右侍郎七年九月以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八年三月致仕南京兵部尚書蕭維禎卒維禎廬陵人宣德庚戌進士精敏強毅有才幹讀書通大略其掌憲度尤持重僚屬敬憚之叅贊留務鎮靜知大體謚文昭九年七月程信致仕信在南京嘗因彗出軒轅乃與六卿



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二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縱修舊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叅贊已三載屢疏乞休上重違其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勿久于家之語十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白圭卒贈少傅謚恭惠圭南宮人歷官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効而荆襄之功爲最然乏清譽旣歿而諸子以分財不均閱訟聞者嗤之

十一年正月改刑部尚書項忠于兵部

十三年三月以右都御史原傑改南京兵部尚書吏部會推南京兵部正官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撫治荆襄命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

來密通內閣學士劉珣沮之珣違衆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傑陽城人正統己丑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歷左副都御史處置荆襄流民已因勞成疾任滿赴命六月竟卒於南陽驛舍年六十一傑樂聞讜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一事尤爲卓偉使國家意外無窮之變一旦潛消

六月項忠罷

詳中官

七月以余子俊爲兵部尚書張鵬爲兵部侍郎

調武選司郎中姚璧爲思明府同知璧故尚書夔之子夔素與尹旻不協及璧又忤旻意欲注邊郡恐致物議乃

以擬徽州近地知內批必不從果得旨璧浙人何得處近地遂有是命璧居廣西數年以病歸卒于家

十四年三月以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十五年正月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於南京兵部叅贊機務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遠潛住京師夤緣復用以奔競而起恐天下效尤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五月執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邊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程信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信休寧人正統七年進士才雄氣果沈思典算顧不輕泄少時

力耕養父母及貴寡慾自檢花鳥書畫不接耳目割田

五百畝爲義田贍姻族人子敏政官詹事

十六年正月以陳俊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七年二月改戶部尚書陳鉞于兵部南京御史徐完等劾奏陳鉞巡撫遼東時爲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給事中章應元等亦劾之不報

十八年三月右軍都督馬儀奏陳鉞巡撫遼東時姦貪欺罔倚法弄權剋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報與汪直誣陷

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
官其子澍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上免其勘問鉞
致仕儀閑住調永平衛帶俸差操

以張鵬爲兵部尚書

十九年八月初陳鉞與汪直征建州侵盜庫銀數十萬私
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姝旣罷職居家寡嫂姑
姪苦其凌轢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卽日以聞
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
玉瑚璉諸異品占所俘之姝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
司鞫問人皆爲之危鉞乃洋洋然對于官曰金銀實有

之俱當時分送某幾于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
人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
衆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悚息相與
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爲民

二十年五月仍以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六月南京兵部侍郎萬翼以父安爲大學士乞改北許之
兵部左侍郎俞欽卒欽新昌人景泰辛未進士通敏有才
幹處事善思慮而不失所居皆號稱職蓋能臣也

二十一年閏四月張鵬致仕

五月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令防秋畢還京

十一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二十二年二月給事中劉昂等劾奏余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御史朱欽等奏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疏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疎遠置諸六卿乃於凋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群情嗟怨此而不懲何以警後 上命該部議聞既而

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軍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托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以呂雯爲兵部侍郎雯安州人以鄉舉選授御史數直諫有聲累官延綏巡撫至前官爲人樂易可親交朋友待鄉黨俱從厚遇事善裁決論象緯有驗祿命亦多奇中

九月改馬文升于南京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
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叅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
拯濟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益恕屢有
諫疏忤旨留中不下故及之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
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
仕輒蒙懇留不許今革任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臣
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伏乞召還以竟
其用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降思南府

推官

二十三年正月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既至加太子太保

十月以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

弘治元年五月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容崑山人弱冠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舉進士累官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綮事下九邊邊人驚服而于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在職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

出爲浙江尤有聲旣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聞者大駭
十一月以張盛爲南京兵部尚書

二年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子俊青神
人景泰二年進士幼孤有大志迥異常人以戶部主事
歷延綏巡撫入爲兵部尚書未幾致仕召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又出總督宣大三關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入
兵部子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
奏對符檄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
在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
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沮于讒忌功有緒
竟不能就

以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四年五月前兵部尚書張鵬卒謚懿簡鵬涑水人景泰辛
未進士授御史立朝謇譔有才名時石亨恃寵作威福
鵬率同列極詆其罪亨憾之竟被誣謫戍 憲廟卽位
召還擢福建按察使累陞前官平生剛直貞介險夷一
致敷歷內外所至竭盡心力百務臻實效云

六年七月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張瑩卒瑩華亭人正
統戊辰進士拜御史累官尚書更事三朝凡所設施皆
有成績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懿

八月以侯瓚爲南京兵部尚書

八年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卒遠無爲州人祖祥爲工部尚書下獄歿家徙瓊州遠以進士授戶部主事天順初使交南還陞侍郎歷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尤熟國朝典故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九年三月以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悅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爲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素性清約自庶僚歷官官保四十餘年

始終一節十五年十月卒謚莊簡

十一年二月改刑部尚書項忠于兵部

十二年八月以倪岳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三年六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四年十月馬文升改吏部以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以王繼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五年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忠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員外已巳扈駕北征羈虜中飼馬間奔還遷郎中陞陝西按察使遂巡撫其地屢以討賊功晉都

御史尚書以忤汪直落職直敗上察其枉復官致仕
忠明果侷儻練達吏事悉體民隱曉暢軍務直言正色
不屑詭隨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十六年四月南京兵部尚書王繼卒繼祥符人少治賈年
二十八父瑄爲有司所咎始發憤向學登成化丙戌進
士授御史歷南兵部侍郎尋改戶部晉尚書改兵部繼
器識宏遠操守廉潔正色立朝恥依阿取容歷官四十
年俸資無所積思慮不及于子孫怨惡不施諸鄉黨稱
中流砥柱云

以韓文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七年十一月以王軾爲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正德元年四月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於南京兵部叅贊
機務是年瀚請老不允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
優才瞻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

五月劉大夏致仕以許進爲兵部尚書未幾改吏部以閻
仲宇代

十一月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軾卒軾公安人以進士授
大理評事審錄四川用刑平允陞四川副使歷副都御
史總理京儲巡撫貴州振揚風紀召入爲大理卿陞南
兵部尚書討貴州酋婦米魯寧平加太子太保謚襄簡

十二月林瀚連疏論救戴銑等逆瑾怒謫浙江左叅政致仕詳中官

二年閏正月以何鑑為南京兵部尚書

四月閻仲宇以太子太保致仕仲宇隴西人成化乙未進

士資稟端重體貌魁梧為御史時憲廟眷注之居官

悃悞以寬和為政然所在稱治

以劉宇為兵部尚書本年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太傅尋

改吏部

三年正月以曹元為兵部尚書

五年二月以胡汝礪為兵部尚書未任卒以王敞代

六年五月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初大夏謫戍甘肅逆瑾

誅放還詔復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

忠宣大夏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平生不以勢位自居

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

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

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

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陽

記述平生履歷勒石付兒祖生等藏之戒求名筆以誌

其墓君子謂忠宣之為人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

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文拯忠誠懇

切如司馬光是固先民之遺軌云

調刑部尚書何鑑于兵部時流賊日熾王敞束手無策言

官論其不職遂改敞通政司事而以鑑代之

以柴昇為南京兵部尚書

七年四月以劉機為南京兵部尚書

八年十一月以陸完為兵部尚書

九年四月以張濂為南京兵部尚書濂條陳八事又奏革

守備廳冗官凡百擢用不容請托人服其公明年致仕

加太子少傅卒濂全州人成化戊戌進士以庶吉士授

編修歷祭酒禮部侍郎尚書性剛褊與人多不合其在

